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亾逸今見存者唯
裴駙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
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
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
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踳駁所亟宜辯正者也近世
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攷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爲
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
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癖好此學研
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羣書
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



丑又從吳侍御榮炎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尙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勾之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嘉慶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五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七十有四

史記弟一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五帝本紀

西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念孫案西陵下脫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竝作西陵氏大戴禮帝繫篇亦作西陵氏

制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制作制云制古制字又論字例

云制字作制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
乃爲好本念孫案張說非也制與制聲不相近無緣通
用制字篆文制字作制隸作制形與制相似因譌爲制
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
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
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
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

此

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缺者則以兼刻索隱
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即彼之所無然
皆係宋塹故可寶也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

小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小大戴禮同

夏本紀

厥田斥鹵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蕩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
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蕩田上下賦中
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
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蕩即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

曰。湯。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湯字又作易。河渠書漑澤。

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易。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漑志。志作千古易鹵。後人不

曉字義。乃於海濱廣湯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湯則不得。

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下。則不得先言厥田。且樹穀曰田。斥鹵之地。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

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

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

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

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瀕廣湯。田

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逆河

逆河。大。水。出。於。秦。山。北。流。入。海。水。大。也。水。大。也。水。大。也。

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尙

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

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此篇及河渠書漢

書地理志之同為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集解引鄭注。下尾合。

名曰逆河。則所見本已改為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

迎河。亭溝。涇志。同為迎河。及河渠書贊。余東闕洛汭大

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

之治尙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

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

逆河為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

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唐韻正。而迎字

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

楚辭離騷：九疑繽其竝迎。與故為韻，則迎亦可讀若御。

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為韻。淮南覽冥篇：逆

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迎，古讀若印。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竝相

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為大。大、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為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有炮烙之法。段

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

書作炮格。念孫案：此謂谷永傳撈筮瘠於炮格也。師古曰：膏塗銅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

今本亦改。為炮烙矣。今案：索隱引鄒誕生云：格，今本譌。一音閣。又

云：為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

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

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為亦相似。度

格，度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為格。高

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外
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
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
子喻老篇曰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
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爲文今改炮格爲炮烙則文不相
對矣難勢篇又云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格
以傷民性言設言爲則必有所設所爲之物今改炮格
爲炮烙則不知爲何物矣

周本紀

西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念孫案西伯曰文王本
作西伯文王也今本既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
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
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竝與此同若云西伯
曰文王則非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西
伯文王也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
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
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尙書武成

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
以錢為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樂記正義引
史記作財案
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尚書
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
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錢是唐初人所見本
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
留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新序善謀篇同
漢書張良傳漢
紀高祖紀竝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事竝
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
晚出尚書四也逸周書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
改之耳
之錢散鉅橋之粟孔晁注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脫去
散字錢字又改為財太平御覽資產

部錢類引周書曰武王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
足正今本之誤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
世追論以錢為主耳若逸周書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
為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
南諸書亦皆作周本紀即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
錢故皆不引也
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
竝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
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
言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慎大篇曰發巨橋之粟
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
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棄
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
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堂見玉

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今本作之財。金錢，文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尚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臺之錢者，輒改錢為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漢紀。見上注。其已改而舊迹尚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留

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見上注。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複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放

蔡叔，相對為文。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也。

衛將軍驃騎傳殺折蘭王，斬盧

胡王誅全甲亦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

此竝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魯世家曰：遂誅管叔。

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竝曰誅武庚殺管叔
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衛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
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
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
學人改之耳信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鄭語作莫之

作未絕之也亦淺人所改

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竝作莫之敢發

列女傳孽嬖傳同

論衡異虛篇作皆莫之發

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
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
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
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字亦與上文用事相複今案王
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
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虢石
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
用字因上文用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
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爲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
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

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樂及徧舞

立釐王弟穰為王。樂及徧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敘事不明。莊二十一年左傳曰。王子穰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周語曰。王子穰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舞。皆其證。

秦本紀

雒廩

齊雒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雒廩本作雒林人。此

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雒林。雒

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雒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

誤以雒林為邑名。故言無知游於雒林。雒林人襲殺之

也。此文亦當云。齊雒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雒林邑人

此正釋雒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雒林邑人姓名也。案既云雒林邑人。則不得又

以雒林為姓名。此句亦經後人改。竄惟雒林邑人四字。尚未改耳。後人改雒林為雒廩。

又刪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正義內有雒於宮反

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雒字不須作音。故左傳雒

廩之雒無音。又齊世家之雒林。鄭世家之宋雒氏。雒糾。

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雒林。則又不

當有廩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河西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西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奪秦河西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西縣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爲西巫大夫居其故西犬邱故正義曰西者秦之舊地。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

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卽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

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

強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

周霄魏人

魏策曰魏武侯與諸

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

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晉卽魏也上文云晉城少

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

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

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荆地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
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
其字而衍

至千萬世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
作至于萬世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一至
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
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竝作至
于萬世

陳禹謨本北堂書鈔

依俗本改于為千

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
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
引此竝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句焉作信宮渭南
念孫案焉字下屬為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於渭
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為焉故僖十
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
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

君之衣而擊之。句焉以志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焉字亦下屬爲句焉猶於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爲焉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詳見釋詞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爲陶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卽其證也

穰侯傳乃封魏并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惠景閒侯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

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陰山已見上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

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注若此處作陶山則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爲陰之譌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中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恬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

禹貢雖指曰陽山卽陰山也山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

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
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
山東西千餘里非河南所能容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念孫案欲有當爲有欲若有
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置欲字於有字之上則
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
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
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

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
而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
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
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外

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外念孫案賜外
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外
乃趙高所爲始皇書語此言賜外乃史公記事之文不
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奉酌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爲酎字之誤也。說文酎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酎蓋本於秦制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酎酒以獻故曰奉酎。漢書武五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正義酎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爲酌矣。音具文而固不聞聲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

聲

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五字後人妄刪之也

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

纔有兆朕聞其聲

各本無此三字亦後人所刪

耳不見其形也念孫

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潛夫論明闇篇趙簡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即本於史記

飯土壩

堯舜飯土壩啜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

索隱曰壩如字一音鏤

玉篇壩力又切瓦飯器也

不作簋念孫案不

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

之簠小司馬本作壻故云壻一作簠壻或作澗簠古讀
若九說見唐韻正聲與壻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甌
說文甌古文甌啜土刑徐廣曰甌一作澗太史公自序會土甌
啜土刑徐廣曰簠一作澗皆其證矣

不穀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
穀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穀盡也言雖
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
養爲卒以穀爲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爲供養是也而誤
解穀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

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穀
於此意亦與下文同穀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
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土淖而不芻剛而
不穀尹知章曰穀薄也故薄土謂之堯堯堯與穀同義
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與此穀
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
與穀義亦相近不穀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
甚也若訓穀爲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
疎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疎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
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誤與此同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衍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竝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卽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爲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謂去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宋淳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應也

翟景

齊明周取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

翟景未詳

文選注同

念孫案翟景蓋卽戰國策之翟強也楚

策曰魏相翟強歟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癘翟強也

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癘樓癘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是翟強固爲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疆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作翟景白虎通義舜重瞳子是謂元景與光爲韻春秋考異鄧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逸周書謚法篇曰布義行剛曰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強竝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疆侯王郢人徐廣曰疆一作景是景疆聲相近景與疆通故又與強通也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

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疆帶季蓋卽帶佗帶佗兒良爲趙魏將故曰趙魏以疆但未知其孰爲趙將孰爲魏將耳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念孫案異上當有無字上文言取與守不同術今秦以不仁取天下而又以不仁守之則其所以守之者無異於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

之守之者無異也。脫去無字則義不可通。

十三年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念孫案：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是作爲咸陽與徙都咸陽皆十二年之事，非至十三年始徙都也。商君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雒徙都之，徙都與作冀闕亦同在一年。又案：秦本紀：秦徙都之下云：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商君傳：秦自雒徙都之下，所紀與此略同。考

六國表聚小邑爲縣，及開阡陌之事皆在十二年，而秦本紀商君傳紀此二事皆在徙都之後，則徙都之在十二年，斷然無疑。此云十三年始都咸陽，三卽二字之誤。正義曲爲之說，非也。

項羽本紀

蠶起

楚蠶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眾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念孫案：蠶起本作蠶午，集解引如淳漢書注本作蠶午，猶言蠶起也。蓋蠶午二字必須訓釋，故曰：蠶午猶言蠶起。又曰：眾蠶飛起交橫若午，皆是

釋蠡午，非釋蠡起也。若正文本作蠡起，則無煩更以蠡午釋之，且不必如此詞費矣。漢書項籍傳亦本作蠡午，故如淳以交橫若午釋之。而今本漢書作蠡起，顏師古曰蠡起如蠡之起，則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蠡起。漢書作蠡起，即涉如注蠡起而誤。是以即據誤本為注，而不用交橫若午之說。漢紀作蠡起，亦後人據漢書改之。今考索隱單行本出蠡午二字而釋之曰：凡物交橫為午，言蠡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蠡午，雜沓也。鄭元云：一縱一橫為午。此大射儀注。據此，則小司馬本正作蠡午，故詳釋午字之義，并引劉向傳之蠡午為證。裴本亦作蠡午，故引如淳

交橫若午之注，是漢書雖誤，而史記尙未誤也。乃後人又據漢書以改史記，且改如注為蠡起，猶言蠡午以就之。其失甚矣。學者據如注以正漢書，并據集解索隱以正史記，可也。

西北至定陶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念孫案西北至定陶，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經濟水篇：濟水自定陶縣東北流，至壽張縣，而與汶水會。又北過穀城西，穀城故城，即今東阿縣治。東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是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

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誤為北後人以上文云項
梁已破東阿下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而因於北上
加而字耳文選王命論注引史記無而字

母從俱夂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
與俱去曰母從俱夂也念孫案從當為徒項伯以張良
不去則徒與沛公俱夂故曰母徒俱夂也漢書高祖紀
作母特俱夂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但空也空夂而無
成名也特但徒一聲之轉其義一也隸書從字作從形
與徒相似故徒誤為從

齊風載驅箋徒為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倉

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
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
子徒家語七十二
弟子篇徒竝作從

部五諸侯兵

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念孫案作劫者是
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傳竝作劫陸賈傳亦曰
漢王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隸書劫部形相近故劫誤為

部

高祖本紀

泗水亭長念孫案泗水當依漢書作泗上此涉正義

泗水而誤也。案正文作泗上，故正義釋之曰：高祖爲泗水亭長也。若本作泗水，則無庸更釋矣。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史記竝作泗上。

呂后本紀

犁明孝惠還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集解徐廣曰：犁猶比也。念孫案：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既射而還，則在日出之後，不得言犁明孝惠還也。犁明孝惠還當作犁孝惠還，犁猶比也。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死也。漢書外戚傳

作遲帝還，趙王死。遲犁聲相近，遲帝還比帝還也。

凡史記言

犁明漢書言遲明者皆謂比明也。說見漢書高祖紀遲明下。

遲下無明字則史記亦

無明字可知。後人不解犁孝惠還之意，故於犁下加明字，而不知與上文不合也。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犁二十五年，與犁孝惠還同義。故徐廣曰：犁猶比也。後人既於犁下加明字，又於集解內增注云：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不知將明乃帝晨出射之時，非還宮時也。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念孫案危
本作微謂劉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微
字古今同音故與妃爲韻若危字則古音魚戈反不得
與妃爲韻逸周書本典篇其上乃不危與宜和爲韻宜
古音俄說見唐韻正管子形勢篇雖安必危與和爲韻小問
篇不得則危與禾爲韻淮南說林篇讒賊聞之而父子
相危與和爲韻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
子之官而危之與隨爲韻版法解篇雖高不危與墮爲
韻墨子小取篇行而異轉而危與離爲韻說苑說叢篇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言患爲

韻爲危爲韻太元釋測失下危也與爲爲韻莊子漁父
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釋文危或作偽隨墮離爲偽五
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說見唐韻正又案晉語直不輔曲
明不規閭楛木不生危松柏不生
卑曲閭非韻則危卑亦非韻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韻唐韻正危音魚葵反引此
二條爲證其說疏矣漢書高五王傳正作劉氏微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念孫案呂氏下脫所字索
隱本有所字漢書漢紀竝同

孝文本紀重等不游出無天不向索劉日言何以
今無不謂天下何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
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曰言何以謂
於天下也念孫案謂猶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禮書曰典
法不傳謂子孫何律書曰謂百姓遠方何義竝與此同
禮書又曰孝文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
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正義曰躬化節儉儒
謂何嫌耳非是
林傳申公對武帝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語意與此同古者謂如何爲謂何邶風北門篇天實爲
之謂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救而奔之
謂諸侯何言如諸侯何也成二年傳以師伐人遇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言將如君何也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
殺之其謂君何言其如君何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
獨謂先王何乎言獨如先王何也故高注曰謂何猶柰
何也柰亦如也魏策曰殺之亾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
若羣臣何言無如天下何無如羣臣何也漢書禮樂志
郊祀歌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曰謂何當如之何也

申屠嘉

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念孫案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徒

此本

謂王延
詰本

初刻作徒後改爲屠

屠字獨小於眾字而
刻改之迹顯然而

各本皆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旨也酷吏傳有勝屠公索

隱引風俗通義曰勝屠卽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

建國千餘歲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念孫案歲字因上文治安皆千餘歲而衍此言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千餘歲也下文各守其地卽指千餘國而言則千餘下本無歲字明矣漢書文帝紀無歲字

置傳

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念孫案置傳當爲傳置索隱本出傳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

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則作傳置者是也漢書亦作傳置

歷日縣長

歷日縣長念孫案縣當爲縣字之誤也

隸書縣字或作縣

二形相似故縣誤爲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

書作歷日彌長彌亦縣也故文十四年穀梁傳縣地千

里范甯注曰縣猶彌漫也賈子壹通篇彌道數千猶縣

道數千也縣與彌聲近而義同故縣或作彌

賈生傳彌融煇漢書

作個蠖獮個縣古同聲彌之通作個猶彌之通作縣也

若縣與彌則聲遠而不可

通矣

孝景本紀

澱者二尺

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澱者二尺念孫案澱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誤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澱二尺則平地皆然不得言澱者二尺也秦始皇紀二十一年大雨雪澱二尺五寸漢書五行志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澱二尺五寸皆不言澱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澱五尺不言澱者五尺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史記竝無者字

史記第一

楚令江慎似仍以索隱解為的南粵傳
然今使者權介如介報之介師有解那

史記第二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十二諸侯年表

介江淮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
江淮為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
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
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
之阨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南粵傳欲
隔也失之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
左傳夫

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
訓阻為恃說文負恃也

弗生

穆侯弗生元年念孫案生上本無弗字此後人依晉世家加之也索隱本出晉穆公生四字公字誤而釋之曰案世家名費生今晉世家或作潰生世本名弗生則生是穆公名費潰弗不同耳據此則穆侯本名生或作弗生者弗發聲耳或作費潰字異而義同也生之為弗生猶降之為不降夏本紀帝不降閻之為母涼周本紀惠作母涼涼閻古世本作帝降皇之為弗皇魯世家惠公弗皇漢書律厯志作惠公皇上一字皆是發聲故索隱以生為穆侯名無庸加弗字也又

穆侯上脫去晉字亦當依索隱補

堵敖

堵敖躋元年念孫案堵敖本作杜敖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出楚杜敖躋四字而釋之曰世家作莊敖劉音壯此作杜敖今改為此劉氏云亦作堵今改為堵堵杜聲相近與世家乘不詳其由也據此則史記本作杜敖杜堵聲相近故左傳作堵敖莊十年其作莊敖者杜譌為壯又譌為莊耳左傳釋文亦云史記作杜敖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杜敖不得以左傳改史記也又案集解引徐廣曰躋一作動動當為勤字之誤也齊語夫為其君勤也淮南原道

篇四支不勤、今本說文艱籀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
勤字並誤作動、標準、根勤聲相近、故艱通作勤、若動與艱則聲遠而不可
通矣、又杜敖上脫楚字亦當依索隱補、

晏嬰大破之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念孫案齊世
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
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晉圍臨淄下傳寫殘缺、僅餘晏
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內圍齊大破
之而行、晉表以晉為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為主、齊為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
為衍文也、明程一枝史詮反以晏嬰二字為衍文、謬矣、

立其弟

齊簡公四年、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為平公、念孫案弟下
本有驚字、驚、平公名也、索隱本出弟驚二字、注曰、五高
反、平公也、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云、立簡公弟驚、則有驚
字明矣、今本脫去驚字、而移索隱於下文、齊平公驚元
年之下、又改其文曰、驚音五高、反而刪去平公也三字
其失甚矣、

六國表

取小邑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為三十一縣、句令、此字上為

田開阡陌念孫案取小邑當為聚小邑字之誤也秦本

紀曰并諸小鄉聚句集為大縣彼言集此言聚其義一

也令上有脫文秦本紀曰集為大縣縣一令商君令字

絕句不與下文連讀下文為田開阡陌別為一事秦本

開阡陌封疆為紀曰為田開阡陌商君傳曰為田

上皆無令字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

念孫案率將二千五百人當依漢表作將卒二千五百

人上文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即其證今本

將卒二字誤倒卒字又誤作率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

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因誤矣投壺卒投大戴禮卒誤作

率匡篇誤

曲城圉侯蠱逢念孫案蠱逢當依漢表作蟲達字之誤

也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蟲誤作

有蟲巢於巖睫後漢書馬融傳乃命壺涿驅水蟲今本

蟲字竝誤作蠱達字本作為達逢隸或作逢二形相似

古有蟲姓無蠱姓廣韻漢功臣表則蠱為蟲之誤明矣

索隱本作蟲達注曰蟲音如字楚漢春秋云夜侯蟲達

蓋改封也今本并注文亦改為蠱唯達字未改且刪去蟲音

志

四

三

如字四字其失甚矣。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初刻作蟲字亦改爲蟲而字體較大。後復依今本改爲蟲并注內兩筆畫較粗，刻改之迹顯然。

張越

任侯張越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引之曰史記作成者戊之誤也。戊今作鉞戊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戊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隸書戊成二字極相似說見經義述聞禮記若史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改成為越又刪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考。

彭祖

戴敬侯彭祖念孫案彭祖上脫秋字廣韻秋字注曰又姓宋中書舍人秋當索隱本作秋彭祖注曰漢表作祕音轡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秋今見有姓秋氏據此則史記本作秋與漢書不同今本脫去秋字又依漢書改索隱之竝作秋為竝作祕秋氏為祕氏斯為謬矣。

惠景閒侯者年表

侯劉揭

陽信侯劉揭念孫案侯上脫夷字夷謚也索隱本有夷字漢表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將卒官卒將

將卒以次封矣念孫案將卒當為將率率即帥字也又
馮唐傳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卒亦率之譌集解引
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
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為一隊官帥
隊大夫也舊本帥字竝譌作師今據索隱單行本改正是官率即官帥漢書
馮唐傳正作帥也隸書率字或作率形與卒相近因譌
為卒陸賈傳率不過再三過漢書率作卒漢書嚴助傳美將率之功今本率譌作卒又君奭率惟茲有陳史記燕世家率作卒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侯劉章 侯劉忠 侯劉延年 侯劉買 侯

劉成

念孫案東野侯劉章侯上脫戴字繁安侯劉忠侯上脫
夷字鄙侯劉延年侯上脫安字春陵侯劉買侯上脫節
字餅侯劉成侯上脫敬字皆當依漢表及索隱本補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

念孫案此年缺御史大夫位漢書百官表漢紀孝武紀
竝曰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索隱本出御史
大夫式五字注曰卜式也當據補

疏房牀第

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念孫案宋本游本牀第下竝有几席二字。荀子禮論篇作疏房櫪。顏越席牀第几筵。則此當有几席二字。

臭蒞

側載臭蒞所以養鼻也。劉伯莊音義曰：臭，香也。引之曰：臭當為臭字之誤也。說文：臭，古文以為澤字。澤謂澤蘭也。士喪禮記：茵著用荼，實綏澤焉。鄭注曰：澤，澤蘭也。取其香。澤字古文作臭。故香草之澤亦作臭。上言椒蘭芬

蒞，所以養鼻。此言側載臭蒞，所以養鼻。臭蒞即蘭蒞也。

荀子作畢蒞。正論篇同畢即澤之借字。

士出外要節

孰知夫士出外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志士推誠守外，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念孫案：士即出字之譌。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歎字省作款，歎字省作款。

貴字省作賣，經傳中士出二字亦往往譌溷。夏本紀稱以出，大戴

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篇，謀出譌為謀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此作士出外要節者，一本作士，一本作出，而後人誤合之耳。荀子無士

字是其明證矣

巫涉

然而兵始於巫涉集解許慎曰巫涉地名也念孫案巫涉當依荀子議兵篇作巫沙字之誤也

墨子備城門篇城上沙今本沙

誤作韓詩外傳淮南兵略篇並與荀子同

今本淮南注巫沙地名此

即集解所楚策亦云巫沙之事外者以千數

函及士大夫

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今按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為啗者當以導

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

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譚也

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譚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

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棧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亦謂禫服也導與禫通則亦與覃譚通而啗又與譚同

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為蹈之譌由不知古

音之變易也

啗從啗啗從啗

念孫案錢謂導與覃通導

及士大夫即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

爾雅曰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為啗

今作啗字從啗得聲是啗與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

啗即召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即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召字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裴駟司馬貞音含。又訓爲包容。皆失之也。後人多見函。少見召。故經史中召字或譌作函。說見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上大羹

故尊之上元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念孫案上大羹。本作先大羹。今作上者。涉上二句而誤也。索隱本正文作先。注文亦作先。今則并注文亦改爲上。

矣。荀子禮論篇。犬戴禮禮三本篇。竝作先。上文云。大饗上元尊。俎上腥魚。先大羹。此其明證矣。

廣鶩 不外是以 性守

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正義皆斷步驟馳騁廣鶩。不外爲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爲句。索隱曰。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略與索隱同。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廣鶩當爲厲鶩。字之誤也。

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相亂。月令。天子乃厲飾。呂氏春秋。季秋篇。作厲服。厲飭。淮南。時則篇。作厲服。廣飾。莊子。大宗師。篇。厲乎。其似世乎。崔謨本。厲作廣。史記。平津侯傳。厲賢子。祿。徐廣曰。厲一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材。漢書。廣作厲。隸書。厲字。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譌作厲。

或作厲

漢議郎元賓碑揚清厲於海內

孰金吾丞武榮碑頽然高厲形與廣相近因

譌為廣厲字本作駕廣雅曰駕驟馳騫騫奔也說文駕

次弟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

高厲是也步驟馳騁厲騫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騫則非

其指矣是以當為是矣聲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為句

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騁厲騫皆不外乎

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以為是以二字下屬為句則文

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為塵宇亦字之

誤也隸書塵字或作堙

魏風伐檀釋文曰塵本亦作堙集韻塵亦作堙管子小匡篇曰

堙而不稅形與性相近守字形亦相近故塵宇譌為性守塵

與壇古字通

周官塵人故書塵作壇杜子春讀壇為塵又載師以塵里任國中之地故書塵或作

壇鄭司農云

塵宇即壇宇也壇堂基也

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

屋邊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漢書

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

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

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

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字今本脫去則與上文

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騁厲騫不外是矣是

君子之壇宇宮廷也足證今本之誤儒效篇又曰高之下之小之互之不

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聘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曲直得其次序

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引之曰直字後人所加索隱曰委曲得禮之序則曲下本無直字明矣荀子正作曲得其次序

樂之容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念孫案容當依樂記作官字之誤也鄭注曰官猶事也正義用鄭注爲解又引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則正文本作官明矣今本正義亦誤作容則與猶事也之訓不合

知禮樂之道

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念孫案知當依樂記祭義作致此後人妄改之也正義曰極致禮樂之道則本作致明矣

何道出

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亾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念孫案此本作是何道出是此也道從也言此聲何從出也脫去是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是何道出韓子十過篇作此奚道出舊本奚道譌作道奚今據本書及論衡改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

證也、

律書

言陽氣之危垝

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念孫案言陽氣之危垝垝上本無危字此是訓危為垝故曰危垝也言陽氣之垝爾雅曰垝毀也言陽氣至十月而毀也今本垝上有危字即因上危垝也而誤衍耳、

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念孫案軫上當有至於二字主風吹萬物而西之為句至於軫為句

上文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

自此以下皆
有至於二字是其證

麻書

又不由人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念孫案正與政同又不由人本作亦不由人今作又者後人以意改之耳索隱本作亦不由人注云此文出大戴禮今本大戴禮誥志篇作下不由人下即亦字之誤則作亦者是也、

度驗

名察度驗定清濁引之曰名察度驗漢志作名察發斂
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孟康曰春夏爲發
秋冬爲斂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
月以步五緯又周髀算經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
生也趙君卿曰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則當作發斂爲是
史記作度驗者發字古通作廢說見平原君傳其草書與度相
似又涉上文星度而誤耳斂驗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下
文曰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
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
以至子曰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是律之清濁

出於氣之發斂故曰名察發斂定清濁無取於度驗也
薛瓚以爲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乃不得其解而曲爲之
說

然

然蓋尙矣念孫案然猶是也此承上文言黃帝作麻之
事如是是蓋尙矣漢書作然則上矣亦謂是則上矣也
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傅靳郃成傳贊曰郃成
侯周縹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
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亦謂是可謂篤厚君
子也

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錢氏攷異曰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為陬十一月為辜此冬至之月建子月也月陽在甲當云畢辜而云畢聚者聚與陬古文通用天正之月亦可云陬也索隱謂月值陬訾則是建寅之月非冬至矣引之曰此殷麻也續漢書律麻志論曰顓頊麻元用乙卯殷用甲寅又載劉洪上言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

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麻以乙卯年之立春為元而以其月為正月殷麻以甲寅年之冬至為元亦以其月為正月也正月為陬而在甲曰畢故日月名畢陬漢書律麻志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困敦太歲在子之名殷麻之甲寅即顓頊麻之丙子說正月歲星出婺女班氏引漢志以證十一月歲星在婺女則所謂正月者正謂十一月也蓋漢初用顓頊麻以建寅之月為正月麻元起於立春至武帝

太初元年改麻太史公自序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麻始改而用殷麻建子之月為正月麻元起於冬至是年五月正麻仍用

殷厯之十一月冬至爲元而正月之在寅月則又參以
顛頊厯法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曰正
月爲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故
太初元年之正月爲建子之月而二年之正月卽爲建
寅之月也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不稱正月者據太初厯追改之耳唯律厯志所引漢
志尙存正月之文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引之只當作端蒙單闕下文端
蒙單闕當作游兆執徐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當以次
更正說見太歲攷

商橫涖灘

商橫涖灘單行索隱本作商橫赤奮若下文尙章大淵
獻作尙章困敦焉逢困敦作焉逢大淵獻端蒙赤奮若
作端蒙汭漢引之曰此殷厯也故與爾雅歲名不同今
本旣以爾雅改史記又并索隱而改之大謬說見太歲
攷

祝犁大荒落四年

建始四年

祝犁大荒落四年引之曰此七字乃後人所加說見太
歲攷

端梅蒙

端旃蒙者年名也念孫案爾雅之旃蒙史記作端蒙此作端旃蒙者後人妄記旃字因誤入正文耳

天官書

斗魁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念孫案魁上本無斗字此因集解內在斗魁中而誤衍也此云在魁中下文云魁下六星皆承上斗魁而言無庸更加斗字索隱本無斗字漢書天文志亦無

名曰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念孫案名字後人所

加此書稱星名皆言曰某無言名曰某者索隱本無名字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亦無名字漢書天文志同

順入軌道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面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念孫案順入一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爲從面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不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

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爲一事不軌道又爲一事此尤其明證矣

水水

火入旱

句金兵

句水

今本此下載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云不言

木土者木土德星此字上於此不爲害故也水屬爲句中有三柱句念孫案火入

旱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爲旱金則爲兵水則爲

水也

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入五車大水

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

也索隱謂火金水云云本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爲句水中有三柱爲

句大謬

水患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念孫案水患當作水水患言水犯北落入軍則有水患也上文火入旱金兵水水即其證今本脫一水字則文不成義漢書天文志正作水水患

可以重致天下

填星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

天下今本脫以字上文歲星云可以義致天下熒惑云

天下可以禮致天下下文太白云可以兵從天下辰星云可以法致正義曰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天下今據補

而致天下、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韋昭解從填以重、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韋氏、張氏、皆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高誘注秦策、及呂氏春秋振亂篇、竝曰、厚重也、又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及淮南傲真篇、竝曰、重厚也、是厚重二字同義、填星爲土、土德厚重、虞翻注復卦曰、坤爲厚、又注繫辭傳曰、坤爲重、故五星從填星、則其下之國、可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運斗樞曰、填星帥五精聚于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又引石氏星經曰、填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

國、可以重德致天下、天官書即本於此、重下無德字者、省文耳、上文曰、填星主德、德即重德、皆其明證矣、

若水

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錢氏攷異曰、若水、當作若木、念孫案、錢說非也、若水二字、文與上屬、不與下屬、金爲白衣會、若水者、水、謂水災也、漢書高祖紀注曰、若、及也、言木與金合、則爲白衣會及水災也、上文曰、填星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賊、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下文曰、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亾、文義竝與此同、漢書天

文志作歲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開元占經五星占引巫咸曰太白與歲星合爲白衣之會爲水此皆其明證矣

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

火與水合爲焯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念孫案上旣言戰敗下不當復言北軍爲北軍上當有水字言火與水合則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也漢書天文志熒惑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晉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皆其明證矣

疾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集解引蘇林漢書注曰疾過也念孫案正文疾字本作易集解引蘇林注是解易字之義非解疾字之義疾行而過謂之易故蘇林訓易爲疾過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解易字曰疾過也是其明證矣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曰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此卽天官書所本天官書又曰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天文志又曰歲星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皆足與此易字互相證明矣後人誤讀疾

過也之注遂改正文易字為疾不知蘇林自訓易為疾過非訓疾為過也

天矢

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念

孫案天矢當從宋本作天天字之誤也天與祆同字亦

作妖書傳中祆祥字多作妖周本紀後宮童妾所弃妖

子徐廣曰妖一作天莊子大宗師篇善妖善老釋

又作天漢書天文志作天祆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甘氏

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及彗星是

其證又下文辰星出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天文

志作天妖則矢字亦是天字之誤宋本亦誤作矢

而會益盡

而會益盡為主位念孫案而讀曰如益即盡字之誤而

衍者也漢志作不然會盡為主位盡上無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有誤而會盡為主位

者如日會盡則其咎在主人位也故漢書天文志引夏氏

日月傳曰日會盡主人位也不盡臣位也或以而為衍字

非是

毛羽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念孫案

毛羽本作毛目後人以意改之耳漢書晉書竝作毛目

又開元占經妖星占引巫咸及海中占亦作毛目又引

春秋合誠圖曰，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考工記，輶人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疏引考異，鄧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今本毛目二字，竝誤作尾，因據宋本嘉靖本十行本改。此皆其明證矣。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史記，正作毛目。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郤。兌與銳同。漢書天文志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郤。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郤。武進顧子明曰：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卑與高對，兌與方對，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

者郤，今本史記高後二字互易。漢書則高上衍後字，高下又衍者銳二字。

卿雲見

卿雲見，喜氣也。念孫案，卿雲下本無見字，此涉下文見字而誤衍也。凡言某星見，某氣見者，其下文必有吉凶之事。見上，下文。此是以喜氣釋卿雲，猶言卿雲者，喜氣也。卿與慶同，慶即喜也。若加一見字，則隔斷上下文義。上文景星者，德

星也。若改爲景星見，德星也，其可乎？藝文類聚祥瑞部引此，有見字。漢書天文志有見字，皆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人事部、休徵部、引史

記皆無見字、晉書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書大傳注曰、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卿雲、此和氣也、此雖小變其文、而亦無見字、蓋喜氣和氣、皆是釋卿雲二字、不當有見字也、

則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會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念孫案、則者、若也、言若風復起有雲、則其稼復起也、古者則與若同義、高祖紀曰、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來也、三年問曰、今是大

身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外矣、言彼若肆然而爲帝也、燕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外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高祖紀作若漢挑戰、此尤其明證矣、漢書天文志無則字者、省文耳、或

以則為衍字失之

占種其所宜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顧子明日下其字因上其字而衍漢志無

鹿解角

鹿解角念孫案鹿當從天文志作麋字之誤也夏至鹿解角冬至麋解角諸書皆然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史記亦作麋解角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

歲乃有殃張守節斷暑景歲星所在為一句說曰言暑

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暑景歲

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念孫案張

說非也暑景上屬為句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者此言

日至測暑景之事也自歲星所在以下別為一事與暑

景無涉漢書天文志無歲星所在四句歲星所在者謂歲星所居之地

非謂暑景歲星行不失次也五穀逢昌者逢與豐古字

通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為逢或為豐周語道而得神是謂逢福說苑辨物篇逢作豐又淮南天文篇

見逢昌即豐昌非謂逢其昌盛也其對為衝者言與歲

星所居之地相對則為衝衝者相對之名上文曰國皇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

不利、又曰、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假如歲在壽星、則降婁為衝、歲在大火、則大梁為衝、非謂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也、地當歲星之衝、則有殃、襄二十八年左傳、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身帑、周楚惡之、杜注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淮南天文篇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是其明證矣、

天道命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念孫案天道命當作天道性命、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本論語為說、則命上當有性字、正義

內兩言天道性命是其明證矣、孔子世家亦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河戒

朝鮮之拔、星弗于河戒、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竝如是、而王本則於河下缺一字、載索隱曰、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東遇反、今本漢志誤作戌亥之戌、其占曰、南戌為

越門、北戌為胡門、又曰、其河戌、即南河北河也、字竝作

戌、宋本游本正文雖作戒、而所載索隱皆作戌、與王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盡改為戒矣、引

之曰、作戌者是也、戌讀戌申戌甫之戌、說文、戌守邊也、戌訓守邊、故南戌為越門、北戌為胡門、晉書、隋書、天文

志竝云、南河曰南戍、北河曰北戍、開元占經南北河戍
字前後凡百餘見、皆作戍、不作戒、其歲星熒惑太白辰
星四占竝引石氏曰、守南河戍、蠻夷兵起、邊戍有憂、太
白占又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邊戍有謀、流星占引
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蠻夷兵起、防戍有憂、彗星占引海
中占曰、彗星犯南河、蠻越兵起、邊戍有憂、然則河戍之
戍、本作邊戍、字明甚、上文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
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為戍、今本正義
戍作戒、後
人所改也、戍可言
置、戒不可言置、南河、南戍、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
北戍、一曰陰門、亦曰胡門、置而為戍者、謂置守邊之亭

障也、襄十年左傳注、
脩其城而置戍、故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

占曰、南北河戍、一名天高、一名天亭、義取戍邊之人、登

亭障以候望也、唐書天文志曰、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

象、存乎兩戍、北戍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

大華、逾河、竝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

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戍自

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

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

戍為胡門、南戍為越門、以上唐書
天文志、一行所論、正取邊戍

之義其字亦當作戍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麻與司馬貞張守節及作開元占經之瞿曇悉達皆同時人斷無諸家河戍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戒之理自傳寫者誤書作戒而文義遂不可通隸書戒字或作戎與戍相似而誤淺人襲謬承譌反以作戒者為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戍以從之則惑矣唯漢晉隋志未改且戒界二字古不同聲自唐以前之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戒為戍之譌而以兩戒為兩界此誤之又誤也戒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於古音屬祭部自韻書以戒界溷為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戒為兩界矣志祭二部舌不相通說見經義述聞終不可用也下錢氏史記攷異誤從作戒之本至作養新錄又謂戒當為戍戍

古鉞字而引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為證并欲改天文志星孛于河戍之戍為戍案北河在鉞北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為河鉞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郝萌曰兩河戍與戍俱為帝關上為邊戍之戍下為斧戍之戍較然甚明若改作兩河戍則不須更言與戍矣且鉞只一星何得稱兩河鉞乎錢說非也

封禪書

遂觀東后

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觀本作見史公述尙

書母以詰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覲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尙書改見爲覲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覲也又案漢書郊祀志卽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

羨門子高 最後

而宋母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念孫案羨門子高高上本無子字此因索隱內羨門子高而誤衍也索隱本出羨門高三字注曰秦始皇使盧生求羨

門子高是也則正文內無子字明矣郊祀志亦無子字又案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母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非也念孫案以最後爲人名者是也皆燕人三字乃總承上文之詞若以最後爲甚後則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

矣最疑取字之誤

說文取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集解

徐廣曰取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集解徐廣曰聚一作取今本取字茲誤作最又周本紀之周聚東西周策茲誤作周最趙世家之顏聚趙策誤作顏最又樂記會以聚眾鄭注聚或爲取今本亦誤作最

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聚與取古字通穀有穀音穀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卽高

唐賦之聚穀也

音賦與黃書曰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念孫案銀上本有白

字後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黃金以別之銀唯一色不須

言白故刪去白字耳不知書傳言白銀者多矣且黃金

白銀相對為文少一白字則文不成義世說言語篇注

文選思元賦注結客少年場行注石闕銘注藝文類聚

居處部靈異部初學記地部山類海類俱引釋道部寶器部太

平御覽地部珍寶部引此皆有白字郊祀志無白字亦

後人所刪秦始皇紀正義引郊祀志亦有白字

賽

冬賽禱祠念孫案賽本作塞古無賽字俗塞為之說文無賽

字新附有之急就篇謁禱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曰塞報

福也管子小問篇合豐社塞禱墨子號合篇寇去事已

塞禱韓子外儲說右篇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

牛塞禱漢書武五子傳亦云殺牛塞禱周官都宗人注

祭謂報塞也漢無極山碑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

各白羊塞神山又見下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今本正文注文俱改

為賽又刪去與賽同三字其失甚矣漢書郊祀志亦作

塞篇內賽字竝同音三良又音神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念孫案填星下脫辰星二字當依

郊祀志補

春三月及時臘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念孫案三月當從郊祀志作二月臘上不當有時字此因上文歲時字而衍郊祀志無時字

釋

古者先振兵釋旅念孫案釋本作澤故徐廣音義曰古

釋字作澤

高祖功臣侯者表張節侯毛澤之亦作釋之惠景閒侯者表襄成侯韓澤之漢表作釋之

又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考工記水有時以疑有時以澤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為之莫知其澤之茲與釋同孝武紀亦作澤後人改澤為釋則與

音義相左矣下文澤兵作釋兵亦是後人所改

平準書

後緇恥辱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緇恥辱焉念孫案緇上本無後字後人以意加之耳漢書食貨志作先行誼而黜媿辱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黜也黜與緇同緇上加一後字則文不成義矣

賈滅朝鮮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滅朝鮮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史記攷異曰案漢書武帝

紀元朔元年秋東夷歲君南閩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
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至元封三年滅朝鮮相距二
十年不得并爲一事且滅朝鮮者爲荀彘楊僕亦無彭
吳賈其人也漢書食貨志但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
海郡較之史記爲確予又疑滅字當爲滅字之譌滅與
歲穢同賈讀爲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滅朝鮮賈易因得
通道置郡也小司馬謂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非是念
孫案錢以滅爲滅之譌是也賈仍當依漢書作穿顏師
古曰本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是也上言唐蒙司馬
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此亦言彭吳通道東夷置
穿是其證也

通適

滄海郡非謂與滅朝鮮賈易也隸書穿字或作窳形與
賈相近因誤爲賈漢張氏穿中記本造此穿者穿字作
窳是其證也

吾有羊上林中

故吏皆通適合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念孫案皆通適三
字文不成義通卽適字之誤而衍者也索隱本無通字
食貨志亦無
吾有羊上林中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念孫案羊下脫去在字當
依漢書卜式傳補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獸部引史記竝

有在字

楊可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
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念孫案楊可二字，後人依下文加
之也。會貨志作於是告緡錢縱矣。顏師古曰：縱，放也。放
令相告言也。無楊可二字，索隱於此處無注。至下文楊
可告緡徧天下，始云楊姓可名也。則此處本無楊可二
字明矣。

郡國

郡國多姦鑄錢。念孫案郡國下脫民字。索隱本出人多

姦鑄錢五字，人即民字也。會貨志作郡國鑄錢，民多姦
鑄，是史記漢書皆有民字。

市列肆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念孫案市列下本無
肆字。此涉索隱內市肆而誤衍也。市列即肆也。故襄三
十年左傳注曰：羊肆，市列也。無庸更加肆字。索隱本作
坐市列。注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此是加肆字以申
明其義。非正文內本有肆字也。會貨志亦作坐市列。顏
師古曰：市列謂列肆。是史記漢書皆無肆字也。

鹽鐵論
救匱篇

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
漢書西域傳，屬賓國有市列。

其書如... 國... 市...

史記第二

其書如... 國... 市...

其書如... 國... 市...

其書如... 國... 市...

其書如... 國... 市...

其書如... 國... 市...

其書如... 國... 市...

市

其書如... 國... 市...

其書如... 國... 市...



